

中國現代

文學選集

卷

編輯委員：

余 吳 何 李 齊
光 奚 溪 達 邦
中 眞 欣 三 媛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小說）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主編

發行人：洪簡靜惠

出版者：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書評書目出版社

編輯部：臺北市中華路一段89號之3（四樓）

電話：(02) 3313763

發行部：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二樓）

電話：(02) 5816283

劃撥帳號：19274

同業批購，請洽發行部

金門總代理：金門文藝雜誌社

金門新市里復興路130號

香港總代理：半島書樓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83號昌明大廈F座5樓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

電話：3319172

局版臺業字第0800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月三版

有版權・勿翻印

前言

齊邦媛

臺灣自光復以來，文學創作一直在穩定中持續不斷地發展。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歷經了興衰浮沉的種種變遷，也深深影響了這裏一千多萬人的生活方式與思想。我們的挫折、割捨、憂傷、奮鬥與成就也自然地反映在文學作品裏。

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創作，在題材和形式上雖然有許多新穎之處，但它仍是植根於中國悠久而且豐富的文學傳統中。自詩經楚辭的時代迄今三千年，我們繼承的是世界文化中蘊涵最廣，影響最深遠的文學遺產。由白話文運動開始的新文學創作，由於這二十多年來，臺灣國學界和文學作家的努力得以延續、發揚漸趨成熟境地。在這個極不尋常的時代裏，我們形形色色的生活經驗和心靈的探索織出的當是文學史上有價值的一段。

促使臺灣文學創作蓬勃的最大原因是教育的普及。中學生和大學生成成文學作品最大的讀者羣。另一個原因是報紙副刊與文學雜誌的刺激。這些副刊需要數量相當可觀的作品刊載；雜誌也要許多篇有份量的文章問世。它們不僅鼓勵創作，也負擔了評介國外作品與思潮的責任。二十多年來累積的成果自是可觀。

但是凡曾在國外研究或講授文學的人都有一個相同的痛苦經驗，就是在許多堂皇的圖書館裏都有一書架又一書架的中國古典作品，譯本和評論也不少，四處照耀着祖先的光輝。但排到現代文學階段就由五四運動開始到三十年代戛然而止。零零星星幾本抗戰時期的詩集外，整書架都排列着「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左右出版的現代文學英譯本和他們的宣傳性作品。在國外的中國文學課程大半都是用英文本講授的，臺灣在這方面幾乎是全然沉默的，外人根本沒有機會了解和相信我們的文學創作如此蓬勃，而譏笑我們這裏是文化沙漠。在國外服務和求學的人感到這樣的困窘與痛苦太多了。民國六十二年我到國立編譯館服務時，立刻籌劃做文學作品英譯的工作。初步計畫是嘗試先出一輯，選譯民國三十八年至六十三年間出版的新詩、散文和短篇小說約七十萬字。如果能得到國內外良好的反應與支持，希望能有人再接再厲，繼續出第二輯及至第三輯……這項工作一直是值得做，也應該做下去的。因為我深信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社會和個人都必須有自信才能生存。我對臺灣這二十多年來文學技巧的進展，作者寫作態度的誠懇與深度充滿信心，也希望讓世界文壇知道中國文學已經在臺灣生根，開花，結出它第一批的果子了。

開始動手選譯到成書，我們五個編輯者和十九位翻譯者所恃者祇是書生報國的誠意而已。在選稿方面，我們的方針是選譯近二十五年來出版的適於文化交流的作品。原作以受西方作品影響和採用西方的語彙越少越合適，過度消極和頹喪的也不適用，因為它不是臺灣多年來奮鬥的主調。基於此我們不得不暫時放棄許多在技巧上相當成熟的作品。且因篇幅限制，作品的題材與風格相近的儘量不重覆。斟酌再三，擬出初步篇目，送請許多位文藝界人士，徵詢他們的意見後，又作增刪。自擬篇目到印刷成集間有許多改變；有些篇已選入而原作者不同意採用而放棄，另有若干篇是譯者指出技術上的困難而作罷。

同樣是由於篇幅與人力的限制，第一輯中我們未能譯出長篇小說，而許多長篇小說確能更完整更深刻地反映我們這個萬花筒似的時代。

本輯作品先後次序依作者年齡排列，同時也自然劃分了創作發展的四個階段：

(一)遷臺初期的作品以新舊制度間的衝突與鄉愁為主要題材，如林海音、孟瑤、潘人木、彭歌等位的短篇小說，用小人物的故事寫出對往事的懷念，與毅然接受現實的心情，林語堂、梁實秋、梁容若、潘琦君、蔡濯堂、吳魯芹、鍾梅音、陳之藩等位的散文，寫動盪時代中生活的情趣與心靈的感受。

(二)中國「儒將」傳統的延續：近二十多年來臺灣文壇上，軍中作家佔很重要的地位。他們少年隨軍來臺，不僅有天賦的才華，對他們所曾保衛過的土地更有一份執着的懷念與熱情，因此他們所寫的鄉土故事，所吟詠的大陸鄉野情調更為生動感人。本集中選了朱西寧、司馬中原和段彩華的小說、梅濟民的散文、周夢蝶、洛夫、管管、楊喚、商禽、痲弦等的新詩，作為許多優秀傑出軍中作家的例證。

(三)民國五十年左右，一批學院派與海外作家崛起文壇，他們在臺灣受了中學與大學教育，多半都曾到歐美進修文學，他們不僅熟知創作形式與內容的理論，吸收新知識的能力也極高。因此能將西方文學的技巧融入自己的文學，靈活地寫出現代生活中青年人的種種悲歡離合。創作之餘他們也寫評論，譯介西方重要作品、辦雜誌、演講、討論、鼓吹新文學的發展，本集中有余光中、葉維廉、楊牧、於梨華、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張健等，與軍中作家同為二十五年來文學創作發展的中堅。

(四)近十年來另一批更年青的作家創立了另一種境界與風格，他們的題材以本省的风土人情為主，他們很敏銳的觀察着臺灣生活的急劇都市化（工業化）與市郊鄉村仍採取的傳統步調間的衝突，他們的作品中人物常似

剛從輪軸飛轉的機器房出來立刻投入傳統的祭典裏。這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世的青年人一面冷靜客觀地批評自己祖傳的生活型態，一面在字裏行間流露出對根源的眷戀。本集中有黃春明、施叔青、林懷民等的小说，許達然與黑野的散文，白萩、林煥彰等的新詩。

在英譯文字方面，我們採用逐字逐句的翻譯，以求能忠實於原作。但是爲了西方讀者的了解，我們也從未忽略英文的流暢可讀性。本輯所有的譯者都是業餘的，幾乎都是在授課之餘逐句推敲而成。每篇定稿之前都由精研中國文學的李達三教授 (Prof. John J. Deeney) 和他的那個小組，再加推敲琢磨後才成定稿。兩年來約二十位到臺灣來研究東方文化的英美籍友人曾作我們初步定稿的讀者，他們的書面意見誠懇而且坦率，提供了西方讀者可能有的反應，是我們最後定稿、與註釋的根據。

譯事甚苦，英文稱它爲「沒有人感謝的工作」(thankless job)。凡過來人必有同感。我們祇能說已誠懇地盡了本份，我們雖然已經努力造橋築路，兩種十分不同的文化與文字間仍有許多沼澤鴻溝存在。這一套選集絕不是代表集，它之前已有吳魯芹、余光中和殷張蘭熙等位高手選譯的集子，它之後應有更有能力的人譯出更多更完善的佳作在國際文壇爲我們揚眉吐氣。這套選集如果能算文化交流的鍊子的一環，這三年來我們的努力即是值得的了。

此集英譯本已在國內由聯經出版社發行，今(六十五)年初春將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在歐美發行，爲了應許多研究中國語言和文學人士的參考對照之需要，乃有中文原文本的印行，在準備這原文本時，承蒙書評書目社主編柯青華(隱地)先生慷慨協助，並負責大部份編輯工作，謹致至誠謝意。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小說)

目 錄

齊邦媛：前言	一
林海音：金鯉魚的百褶裙	三
孟 瑤：歸途	一七
潘人木：哀樂小天地	二九
彭 歌：蠟台兒	四三
朱西甯：狼	六一
朱西甯：破曉時分	九九
於梨華：撒了一地的玻璃球	一三九

李永平：拉子婦	林懷民：辭鄉	奚 淞：封神榜裡的哪吒	施叔青：倒放的天梯	施叔青：約伯的未裔	歐陽子：魔女	歐陽子：花瓶	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	王文興：黑衣	王文興：命運的迹線	白先勇：花橋榮記	白先勇：冬夜	王尚義：大悲咒	段彩華：花彫宴	司馬中原：山	司馬中原：紅絲鳳
---------	--------	-------------	-----------	-----------	--------	--------	------------	--------	-----------	----------	--------	---------	---------	--------	----------

四三七	四一九	四〇一	三七九	三五三	三三五	三二一	二九五	二八一	二六五	二四九	二三一	二二三	二〇九	一八三	一五三
-----	-----	-----	-----	-----	-----	-----	-----	-----	-----	-----	-----	-----	-----	-----	-----

林海音

原名林含英，原籍苗栗，民國八年，生於日本，長於北平。北平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後，擔任記者工作有年。民國三十七年，與其夫婿夏承楹（何凡）來臺後，曾擔任國語日報編輯，並主編聯合版的「聯合副刊」，對介紹外國作品作家及鼓勵青年作家創作，貢獻甚大。辭副刊主編職務後，即於五十六年創辦「純文學」月刊，在其熱心主持下，「純文學」成為國內外學者與作家發表學術著作與創作之公開園地，對近年來文學之發展有深遠的影響。該刊維持達五年多，銷路甚廣。結束「純文學」編務後，林女士又獨力負責「純文學書屋」，銳意經營，甚有成績。林海音擅長寫短篇小說和散文。

林海音已出版之小說集計有：

綠藻與鹹蛋	文華文叢	四六、七
曉雲	紅藍出版社	四八、十二
城南舊事	光啓出版社	四九、七
婚姻的故事	文星書店	五二、九
燭 芯	文星書店	五四、三
春雨麗日	香港正文出版社印行	五六
孟珠的旅程	純文學出版社	五六、五
林海音自選集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六四、一

林海音：金鯉魚的百褶裙

金鯉魚有一條百褶裙

金鯉魚有一條百褶裙。大紅洋緞的，前幅繡着「喜鵲登梅」。金鯉魚就喜歡個梅花。那上面可不是繡滿了一朵朵的梅花。算一算，足足有九十九朵。兩隻喜鵲雙雙一對的停在梅枝上，姿勢、顏色，配得再好沒有；長的尾巴，高高的翹着，頭是黑褐色的，背上青中帶紫，肚子是一塊白。梅花朵朵，真像是誰把鮮花散上去的。旁邊兩幅是繡的蝴蝶穿花，週邊全是如意花紋的繡花邊。

裙子是剛從老樟木箱子裏拿出來的，紅光閃閃的平鋪在大沙發上。珊珊不知怎麼欣賞才好，她雙手撫着胸口，興奮的嘆着氣說：

「唉！不得了，不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麗的百褶裙！」

她彎下腰伸手去摸摸那些梅花，那些平整的褶子，那些細緻的花邊。她輕輕的摸，彷彿一用力就會把那些

嬌嫩的花瓣兒摸散了似的。然後她又斜起頭來，嬌憨的問媽媽：

「媽咪！這條百褶裙是你結婚穿的禮服嗎？」

媽媽微笑着搖搖頭。這時爸爸剛好進來了。媽媽看了爸爸一眼，對珊瑚說：

「媽咪結婚已經穿新式禮服嘍！」

「那麼這是誰的呢？」珊瑚又一邊輕撫着裙子一邊問。

「問你爸爸吧！」媽媽說。

爸爸並沒有注意她們母女在談什麼，他是進來拿晚報看的。這時他回過頭來，才注意到沙發上的東西。他扶了扶眼鏡，仔細的看了看，並沒有看出什麼來。

「爸，這是誰的百褶裙呀？不是媽咪跟你結婚穿的嗎？」珊瑚還是問。

爸爸只是輕搖搖頭，並沒有回答，彷彿他也鬧不清當年結婚媽咪穿的什麼衣服了。但是停一下，他像又想起了什麼，扭過頭來，看了那裙子一眼，問媽媽說：

「這是哪裏來的？」

「哪裏來的？」媽咪謎語般的笑了，却對珊瑚說：

「是你祖母的呀！」

「祖母的？是祖母結婚穿的呀！」珊瑚更加的驚奇，更加的發生興趣了。

聽說是祖母的，爸又伸了一下頸子，把報紙放下來，對媽咪說：

「拿出來做什麼呢？」

「問你的女兒。」媽媽對女兒講「問爸爸」，對爸爸却又講「問女兒」了，總是在打謎語。

珊珊又聳肩又擠眼的，滿臉洋表情，她笑嘻嘻的說：

「我們學校歡送畢業同學晚會，有一個節目是服裝表演，她們要我穿民初的新娘服裝呢！」

「民初的新娘子是穿這個嗎？」爸爸不懂，問媽媽。

「誰知道！反正我沒穿過！」媽咪有點生氣爸爸的糊塗，他好像什麼事都忘了。

「爸，你忘了嗎？」珊珊老實不客氣的說：「你是民國十年結婚的呀！結了婚，你就跑到日本去讀書，一去十年才回來，害得我和哥哥們都小了十歲（她噘了一下嘴）。你如果早十年生大哥，大哥今年不就四十歲了？連我也有二十八歲了呀！」

爸爸聽了小女兒的話，哈哈的笑了，沒表示意見。媽媽也笑了，也沒表示意見。然後媽媽要疊起那條百褶裙，珊珊可急了。說：

「不要收呀，明天我就要拿到學校去，穿了好練習走路呢！」

媽媽說：「我看你還是另想辦法吧！我是捨不得你拿去亂穿，這是存了四十多年的老古董咧！」

珊珊還是不依，她扭着腰肢，撒嬌的說：

「我要拿去給同學們看。我要告訴她們，這是我祖母結婚穿的百褶裙！」

「誰告訴你這是你祖母結婚穿的啦？你祖母根本沒穿過！」媽媽不在意的，隨口就講了這麼一句話，珊珊略現驚奇的瞪着眼睛看媽咪，爸爸却有些不耐煩的責備媽媽說：

「你跟小孩子講這些沒有意思的事情幹什麼呢？」

但是媽媽不會忘記祖母的，她常說，因為祖母的關係，爸爸終於去國十年回來了，不然的話，也許沒有珊瑚的三個哥哥，更不要說珊瑚了。

爸爸當然更不會忘記祖母，因為祖母的關係，他才決心到日本去讀書的。

在這裏，很少——可以說簡直沒有人認識當年的祖母，當然更不知道金鯉魚有一條百褶裙的故事了。

六歲來到許家

許太太常常喜歡指着金鯉魚對人這麼說：

「她呀，六歲來到許家，會什麼呀？我還得天天給她梳辮子，伺候她哪！」

許太太給金鯉魚的辮子梳得很緊，她對金鯉魚也管得很緊。沒有人知道金鯉魚的娘家在哪兒，就知道是許太太隨許大老爺在崇明縣的任上，把金鯉魚買來的。可是金鯉魚並不是崇明縣的人，聽說是有人從鎮江把她帶去的。六歲的小姑娘，就流離轉徙的賣到了許家。她聰明伶俐，人見人愛。雖然是個丫頭的身分，可是許太太太收在房裏當女兒看待。許家的丫頭多的是，誰有金鯉魚這麼吃香？她原來是叫鯉魚的，因為受寵，就有那多事的人，給加上個「金」字，從此就金鯉魚金鯉魚的叫順了口。

許太太生了許多女兒，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四小姐，五——還是小姐。到了五小姐，索性停止不生了。許家的人都很着急，許大老爺的官做得那麼大，如果沒個兒子，很彆扭。因此老太太要考慮給兒子納妾了。許太太什麼都行，就是生兒子不行，她看着自己的一窩女兒，一個賽一個的標緻，如果其中有一個是兒子，也這麼粉團兒似的，該是多麼的不同！

那天許太太帶着五個女兒，還有金鯉魚，在花廳裏做女紅。她請了龔嫂子來教女兒們繡花。龔嫂子是湖南人，來到北京，專給宮裏繡花的，也在外面兼教閨中婦女刺繡。許太太懂得一點刺繡，她說繡雖然翎毛花卉山水人物無不逼肖，可是湘繡也有它的特長，因為湘繡參考了外國繡法，顯得新鮮活潑，所以她請了龔嫂子來教刺繡。

龔嫂子來了，閨中就不寂寞，她常常帶來宮中逸事，都不是外面能知道的。所以她的來臨，除了教習以外，也還多了一個談天的朋友。

那天許太太和龔嫂子又談起了老爺要納妾的事。龔嫂子忽然瞟了一眼金鯉魚，嚬嚬嘴，沒說什麼。金鯉魚正低頭在白緞子上描花樣。她這時十六歲了，個子可不大，小精豆子似的。許太太明白了龔嫂子的意思，她尋思，龔嫂子的腦筋怎麼轉的那麼快，眼前擺個十六歲的大丫頭，她以前怎麼就沒想到呢！

金鯉魚是她自己的人，百依百順，逃不出她的手掌心。把金鯉魚收房給老爺做姨太太，才是辦法。她想得好，心裏就暢快了許多，這些時候，爲了老太太要給丈夫娶姨太太，她都快悶死了！

六歲來到許家，十六歲收房做了許老爺的姨太太，金鯉魚的個子還抵不上老爺書房裏的小書架子高呢！那不要緊，她才十六歲，還在長哪！可是，年頭兒收的房，年底她就做了母親了。金鯉魚真的生了一個粉團兒似的大兒子，舉家歡天喜地，却都來向許太太道喜，許太太高興得嘴都合不攏了。

許太太不要金鯉魚受累，奶媽早就給僱好了。一生下，就抱到自己的房裏來撫養。許太太沒有什麼可操心的了。許大老爺，就讓他歸了金鯉魚吧！她有了振豐——是外公給起的名字——，就够了。

有許太太這樣一位大太太，怪不得人家會說：

「金鯉魚，你算是有福氣的，遇上了這位大太太。」

金鯉魚也覺得自己確是有福氣的。可是當人家這麼對她說的時候，她祇笑笑。人家以為那笑意便是表示她的同意和滿意，其實不，她不是那意思。她認為她有福氣，並不是因為遇到了許太太，而是因為她有一個爭氣的肚子，會生兒子。所以她笑笑，不否認，也不承認。

無論許太太待她怎麼好，她仍然是金鯉魚。除了振豐叫她一聲「媽」以外，許家一家人都還叫她金鯉魚。老太太叫她金鯉魚，大太太叫她金鯉魚，小姐們也叫她金鯉魚，她是一家三輩子人的金鯉魚！金鯉魚，金鯉魚，她一直在想，怎樣讓這條金鯉魚跳過龍門！

到了振豐十八歲，這個家庭都還沒有什麼大改變，只是這時已經民國了，許家的大老爺早已退隱在家做遺老了。

這一年的年底，就要為振豐完婚。振豐自己嫌早，但是父母之命難違，誰讓他是這一家的獨子，又是最小的呢！對方是江寧端木家的四小姐，也才不過十六歲。

從春天兩家就開始準備了。兒子是金鯉魚生的，如今要娶媳婦了，金鯉魚是什麼滋味？有什麼打算？

有一天，她獨自來到龔嫂子家。

繡個喜鵲登梅吧

龔嫂子不是當年在宮裏走動的龔嫂子了，可是皇室的餘蔭，也還給她帶來了許多幸運。她在哈德門裏居，雖然年紀大了，眼睛不行了，不能自己穿針引線的繡花，可是她收了一些女徒弟，一邊教，一邊也接一些

定製的繡活，生意很好，遠近皆知。交民巷裏的洋人，也常到她家裏來買繡貨。

龔嫂子看見金鯉魚來了，雖然驚奇，但很高興。她總算是親眼看着金鯉魚從小丫頭變成了大丫頭，又從大丫頭收房作了姨奶奶，何況——多多少少，金鯉魚能收房，總還是她給提的頭兒呢。金鯉魚命中帶了兒子，活該要享後福呢！她也聽說金鯉魚年底要娶兒媳婦了，所以她見了面就先向金鯉魚道喜。金鯉魚謝了她，兩個人感嘆着日子過得快。然後，金鯉魚就說到正題上了，她說：

「龔嫂子，我今天是來找龔嫂子給繡點東西。」

於是她解開包袱，攤開了一塊大紅洋緞，說是要做一條百襖裙，繡花的。

「繡什麼呢？」龔嫂子問。

「就繡個喜鵲登梅吧！」金鯉魚這麼說了，然後指點着花樣的排列，她要一幅繡滿了梅花的「喜鵲登梅」，她說她就愛個梅花，自小愛梅花，愛得要命。她問龔嫂子對於她的設計，有什麼意見？

龔嫂子一邊聽金鯉魚說，一邊在尋思，這條百襖裙是給誰穿的？給新媳婦穿的嗎？不對。新媳婦不穿「喜鵲登梅」這種花樣，也用不着許家給做，端木家在南邊，到時候會從南邊帶來不知道多多少少繡活呢！她不由得問了：

「這條裙子是誰穿呀？」

「我。」金鯉魚回答得很自然，很簡單，很堅定。祇是一個「我」字，分量可不輕。

「噢——」龔嫂子一時楞住了，答不上話，腦子在想，金鯉魚要穿大紅百襖裙了嗎？她配嗎？許家的規矩那麼大，丫頭收房的姨奶奶，哪就輪上穿紅百襖裙了呢？就算是她生了兒子，可是在許家，她知道得很清楚，